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十四回 賴債項府堂辭舅父 饋嬌姿京邸拜王爺

話說周庸祐自因那姓餘的虧空關庫裡五萬銀子，鬧出一場官司，因此把關庫事務，要另托一個親信人管理。當時除馮少伍因事務紛紜，不暇分身之外，就要想到周乃慈身上。因周乃慈一來是談瀛社的拜把兄弟，二來又是個同宗，況周乃慈鎮日在周庸祐跟前奔走，早拿作親弟一般看待，故除了他一個，再沒可以委托的人。這周乃慈又是無賴的貧戶出身，一旦得了這個機會，好像流丐掘得金窖，好不歡喜，故並不推辭，就來對周庸祐說道：「小弟像鼠子尾的長瘡，有多少膿血兒？怕沒有多大本領，能擔這個重任。只是既蒙老哥抬舉，當盡力求對得老哥住。但內裡怎麼辦法，任老哥說來，小弟沒有不遵的。」周庸祐道：「俗語說：『兄弟雖和勤算數。』總要明明白白。統計每年關庫裡，愚兄的進項，不下二十來萬銀子。今實在說，把個庫書讓過賢弟做去，也不用賢弟拿銀子來承頂。總之，每年愚兄要得回銀子十萬兩，餘外就歸賢弟領了，可不是兩全其美？」周乃慈聽了，就慌忙謝道：「如此，小弟就感激不盡的了。請老哥放心，小弟自今以後，每年拿十萬兩銀子，送到尊府上的便是。」周庸祐大喜，就時立券，馮少伍在場見證，登時收付清楚。周庸祐即回明監督大人，周乃慈即進關庫裡辦事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周庸祐自退出這個庫書席位，鎮日清閒，或在府裡對馬氏抽洋煙，或在各房姬妾處說笑，有時亦到香屏姨奶奶那裡，此外就到談瀛社，款朋會友，酒地花天，不能消說。那日正在廳子裡坐地，忽門上來回道：「外面有一個乘著轎子的，來會老爺，年紀約五十上下，他說是姓傅的，單名一個成字。請問老爺，要請的還是擋的，懇請示下。」周庸祐一聽，心上早吃一驚，還是沉吟未答。時馮少伍在旁，即問道：「那姓傅的到來，究有什麼事？老哥因怎麼大驚小怪起來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你哪裡得知，因這個傅成是小弟的母舅，便是前任的關裡庫書。那庫書向由他千來，小弟憑他艱難之際，弄個小小計兒，就承受做了去。今因張督去了，他卻密地回來廣東，必有所謀。想小弟從前尚欠他三萬銀子，或者到來討這一筆賬，也未可定。」馮少伍道：「些小三二萬銀子，著什麼緊？老哥何必介意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三萬銀子沒打緊，只怕因庫書事糾葛未清，今見小弟一旦讓過舍弟少西，恐他要來算賬，卻又怎好？」馮少伍道：「老哥好多心，他既然是把庫書賣斷，老哥自有權將庫書把過別人，他到來好好將就猶自可。近來世界，看錢份上，有什麼親戚？他若有一個不字，難道老哥就懼他不成？」周庸祐點頭道「是」，即喚門上傳出一個請字。

少時，見傅成轎進來，周庸祐與馮少伍一齊起迎。讓坐後，茶罷，少不免寒暄幾句，傅成就說及別後的苦況。周庸祐道：「此事愚甥也知得，奈自舅父別後，愚甥手頭上一向不大鬆，故未有將這筆銀匯到舅父處，很過意不去。」傅成道：「休得過謙。想關裡進項，端的不少，且近來洋藥又歸海關辦理，比愚舅父從前還好呢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奈進項雖多，年中打點人情，卻實不少。實在說，自從張督帥去後，愚甥方才睡得著，從前沒有一天不著恐慌，不知花去多少，才得安靜點兒。因此把庫書讓與別人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馮少伍又接著向傅成說道：「老先生若提起庫書的事，說來也長。因老先生遺下首尾未清，張督帥那裡今日說要拿人，明天又說要抄家，好容易打點得來，差不多蕩產傾家還恐逃不去的。」傅成聽說，暗付自己把個庫書讓過他，尚欠三萬兩銀子，今他發了三四百萬的家財，都是從關裡賺得，今他不說感恩，還說這等話，竟當自己是連累他的了。想罷，心上不覺大怒，又付這個情景，慾望他有怎麼好處，料難得，不如煞性向他討回三萬銀子罷了。徐即說道：「此事難為賢甥打點，倒不必說。奈愚舅父回到省裡，正沒錢使用，往日親朋，大半生疏，又沒處張掛。意欲賢甥賞回那三萬銀子，未審尊意若何？」

周庸祐聽得，只略點點頭，沉吟未答，想了想才說道：「莫說這回舅父手頭緊，縱是不然，愚甥斷不賴這筆數。但恐目前籌措不易，請舅父少坐，待愚甥打點得來。」說罷，即拂衣入內，對馬氏把傅成的話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這三萬銀子，是本該償還他的，只怕外人知道我家有了欠負，就不好看了。不如先把一萬或八千銀子不等交他，當他是到來索借的，我們還覺體面呢。」周庸祐聽了，亦以此計為然，即拈出一萬銀券來回傅成道：「這筆數本該清楚，惜前數天才匯了五六萬銀子到香港去，是以目前就緊些。今先交一萬，若再要使用的，改日請來拿去便是。」傅成聽罷，心中已有十分怒氣。奈這筆款並無憑據單紙，又無合同，正是無可告案的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拿了那張銀券，告辭去了。

周庸祐自送傅成去後，即對馮少伍說道：「那姓傅的拿了那張銀券，面色已露出不悅之意。倘此後他不時到來索取，臉上就不好看，卻又怎好？」馮少伍道：「任他何時到來，也不過索回三萬銀子，也就罷了，優他則甚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自來關庫裡的積弊，只是姓傅的知得原委，怕他挾仇發難，便不是件小事。你試想，好端端像個銅山的庫書，落到某手上，他心裡未嘗不悔；又因這三萬銀子的糾葛，他怎肯干休？俗語說：『窮人思舊債。』他到這個田地，索債不得，就要報仇，卻恐不免發作起來了。」馮少伍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該把三萬銀子統通還了他也好。」周庸祐聽了，即把馬氏的用意，說個緣故。馮少伍道：「這也難怪。但老哥今兒是有權有勢的，還怕何人？不如就由知府銜加捐道員，謀個出身，他時做了大官，哪怕敵他不住？他哪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呢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准可做去。因姓傅的是個官紳人家，若不是有些門面，怎能敵他過？就依此說，加捐一個足花樣的指省道員，然後進京裡乾弄乾弄罷了。」說罷，就令馮少伍提萬把銀子，再在新海防例，由知府加捐一個指省道員去。這時派報紅，換扁額，酬恩謁祖，周府上又有一番熱鬧。

過了些時，先備下三五十萬銀子，帶同三姨奶奶香屏，即與馮少伍起程進京去。所有家事，即由駱子棠幫著馬氏料理，大事就托周乃慈照應。先到了香港，住過五七日，即揚帆到上海那裡。是時上海棋盤街有一家回祥盛的字號，專供給船務的煤炭火食，年年生意很大，差不多有三四百萬上下，與香港口同是一個東主。那東主本姓梁的，原是廣東人氏，與周庸祐是個至交，周庸祐即到那店裡住下。俗語說：「好客主人多。」周庸祐是廣東數一數二的富戶，自然招呼週到，每夜裡就請到四馬路秦樓楚館，達旦連宵。一般妓女，都聽得他是有名富戶，哪個不來巴結？況且上海的妓女，風氣較廣東又是不同，因廣東妓女全不懂些禮數，只是自高自傲，若是有了三五月交情的猶自可，倘或是頭一二次認識的，休想他到來周旋，差不多連話兒也不願說一句。就是下乘煙花地獄變相的，都裝腔兒擺著架子，大模大樣，十問九不應的了。惟上海則不同，就是初認識的人，還不免應酬一番；若當時同席上有認識的，也過來周旋周旋。這個派頭，喚做轉局，凡為客的見此情景，從沒有吃醋的。

可巧那一夜，周庸祐應那姓梁的請酒，認得妓女金小霞。那金小霞本是姓梁的所歡，越夜，周庸祐還了一個東兒。金小霞見了，即過來周庸祐處周旋。那周庸祐雖然從前到過兩次上海，卻因公事匆忙，也不曾在煙花上走過。今見金小霞這個情景，只道金小霞另眼相看，好不歡喜。過了兩夜，就背地尋到金小霞寓裡，立意尋歡。那金小霞見周庸祐到來，念起姓梁的交情，自然愛屋及烏，怎敢把周庸祐怠慢？況周庸祐又是個有名的豪富，視錢財如糞土的，更不免竭力逢迎，這都是娼樓上的慣家。周庸祐看得清楚，確當金小霞是真愛自己的，自不用思疑的了。因此在金小霞寓裡，一連流連了幾天，漸親漸熟，金小霞就把與姓梁的交情，移在周庸祐身上，周庸祐自然直受不辭。又看房中使用的娘姨，雖上了二十以上的年紀，究竟玉貌娉婷，較廣東娼寮使喚的僕婦，蓬頭大足的，又有天淵之別。周庸祐看得，就把與金小霞的十分交情，自然有三分落到娘姨去了。所以周、金兩人一男一女，已覺似漆如膠；那娘姨們又在一旁打和事鼓，又在馮少伍跟前獻些慇懃。自古道：「溫柔鄉裡迷魂洞。」任是英雄到此，不免魄散魂消；何況周庸祐是個尋煙花的領袖，好女色的班頭，哪不神迷意眩？因此周庸祐與金小霞早弄成個難解難分的樣子。

那一日，正自口祥盛的店子出來到金小霞的寓裡，忽又見一位雛妓在那裡，年紀約十四五上下，約小金小霞三兩歲，生得明眸皓齒，面似花飛，目如柳舞，裹著小足兒，纖不盈握。見了周、馮兩人，也隨著金小霞起迎。周庸祐問道：「這位叫什麼名字？」金小霞答道：「這是妹子金小寶。」周庸祐聽得，隨與金小寶溫存溫存，見金小寶舉止大方，應對嫺熟，不勝之喜。金小霞道：「舍妹子的離現在迎春二，沒事兒常常到這裡談天，卻巧遇見老爺。」馮少伍急搖手道：「這會該喚周大人，不該喚老爺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橫豎只是一句，隨便喚罷。」金小霞方欲說時，馮少伍恐他們不好意思，即又說道：「一見之緣，亦屬不易，若不是在

這裡相見，我們的腳蹤兒從哪裡認得令妹？」金小寶謙讓一回，那周庸祐也沒有說話，只把一雙眼兒，對著金小寶看得出神。

娘姨們多半是心靈眼快，看得周庸祐有幾分意思，即在旁打話，一邊說金小寶好性子，一邊說周庸祐好體面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不由得周庸祐不移神，鎮日就留小寶在小霞寓裡，一同唱曲兒，侑金樽，又麻雀，消遣消遣。自此當那裡是個安樂窩，縱有良朋束請，統通辭不赴席。那姊妹們又素知周庸祐的揮霍手段，也鎮日伴著周、馮兩人，盡力款洽，從不說一個錢字。周庸祐好不感激，正慚沒處酬報，所以贈金銀、送首飾與他姊妹兩人，不下費了七八千銀子。又把銀子五百、金鐲一對，送與娘姨。整整一月有餘，除有時回轉回祥盛，餘外日子，都在金小霞寓裡過去。因此上海人士，見金小霞姊妹月來並不出局，就紛紛傳說姊妹們嫁了人。娘姨們就聽得這點消息，即對周庸祐說知，隨說道：「外間既有此說，周大人不如索性帶了他們回去罷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也不是一件難事，若他姊妹願意，沒有做不得的。」娘姨們就從中說妥，訂實他姊妹身價，統共二萬銀子，擇日帶了回去，那娘姨仍作體己跟人隨了回來。那時一番熱鬧，自不必說。這周庸祐來時，本是進京有事的，為勾留在金小霞寓裡，耽擱了數十天。這時自把他姊妹帶了回來，眼前未有所戀，就辭了回樣盛的東主，攜同家眷，取道進京，各朋友送了一程自回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不過三四天，已到了京城，先到南海會館住下。是時京中多少官員，都知周庸祐前次進京，曾耗了數十萬，為聯元乾差之事。今番再復到來，那些清苦京曹，或久候沒有差使的，都當他是一座貴人星下降，上天鑽地，要找個門兒來，與周庸祐相見，真是車馬盈門，應酬不暇。有些鑽弄不到的，又不免布散謠言，說那周某帶賄進京，要在官場上舞弊的，日內就有都老爺參他摺子，早已預備的了。這風聲一出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吹到周庸祐的耳朵裡，反不免驚懼起來，就與馮少伍商酌，要打點此事。

偏是事有湊巧，那日適是同鄉的潘學士到來拜會，周庸祐接進裡面，同是鄉親，少不免吐露真情，把這謠言對潘學士說了一遍。那潘學士正是財星入命，乘勢答道：「此事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盡要打點打點才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據老哥在京許久，知交必多，此事究怎麼設法才好？」潘學士低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此事須在一最有勢力之人說妥，便是百十個都老爺，可不必畏他了。目下最有勢力的，就算寧王爺，他是當今天潢一派，又是總掌軍機。待小弟明兒見他，說老哥要來進謁，那王爺若允接見時，老哥就盡備些禮物，包管妥當。」周庸祐道：「禮無窮盡，究竟送哪一樣方好？」潘學士道：「天下動人之物，惟財與色，老哥是聰明的人，何勞說得？」周庸祐喜道：「妙得很！小弟這回到上海，正買了兩位絕色佳人，隨行又帶了三二十萬銀子，想沒有不妥的了。」說罷，兩人大喜。正是：

方在滬濱攜美妓，又來京裡拜親王。